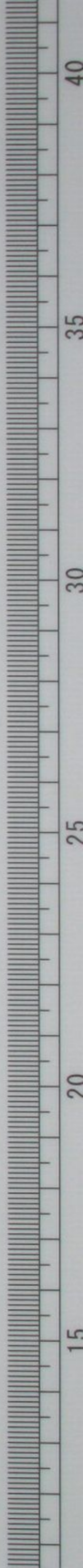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5
7



F005-(7)

詩經通論卷十四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大雅

敦彼行葦取興自佳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本韻。○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

興也。○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

洗爵奠斝本韻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

或歌或嘏本韻○敦弓既堅四鍤既鈞

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本韻敦弓既句既挾四鍤

詩經通論

卷十四

大雅

一

韻本四鏃如樹序賓以不侮韻本○曾孫維主酒韻本醴為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韻本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韻本

小序謂忠厚按左傳曰雅有行葦昭忠信也此本之為說大序謂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仲晦謂逐句生意無復倫理是蓋末章惟言優老非養老之禮而乞言尤涉附會詩中無之也乃其自撰則謂疑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鄒肇敏曰夫孔熯之餘再欲逞破的

之技即少壯者不堪又可苛求于高年乎何玄子曰此未免為末章曾孫二字所誤燕毛之禮在祭畢賓興之後如楚茨之燕不及異姓而况篇中又有舍矢序賓之事其非燕毛之禮甚明二說駁朱皆是然則是詩者固燕同異姓父兄賓客之詩而醕酢射禮亦並行之終之以尊優耆老焉古禮不可考不得以後世禮文執而求之也

何玄子謂此詩美公劉一徵之吳越春秋

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
 一徵之列女傳曰晉弓工妻謁于平公曰
 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
 為痛之一徵之王苻潛夫論曰公劉厚德
 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一徵之後
 漢書桓榮曰昔文王墓枯骨公劉敦行葦
 世稱其仁按雜說所傳王苻桓榮皆列女傳雖未
 必為此詩正解但何氏搜考可謂博矣今
 載于此以備一說

章一行葦當音杭謂成行列也以行如字訓

道恐非三章敦弓既堅一段此正射也敦弓
 既句一段此終射也蓋初射不釋算故略
 之不言四章上章言與賓射此章則因老
 者不射恐其寥落而酌大斗以祈其年相
 與引翼而出所以優老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從集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本韻
賦也○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
下同爾昭明本韻○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
韻本公尸嘉告本韻○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韻本○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韻本○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亂韻本○其亂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韻本○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韻本

小序謂太平泛混大序謂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規摹孟子絕可笑集傳謂父兄所以答行輩行輩既未必為祭詩又何答也且後數章皆從公尸嘉告而衍之非謝答之辭也

此祀宗廟禮成備述神嘏之詩

一章醉酒言尸猶與生人同飽德則與生人異在不卽不離間真善于言尸之飽也此豈後世摘詞家所能夢見○三章高朗令終鄭氏曰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此說是卽以永終譽之意自孔氏釋令終為考終命則又承鄭之誤而誤者何也鄭氏妄以景福為五福故孔氏遂牽合之集傳從之非也○五章類鄭氏謂族類是日謂廣之以教道天

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引證亦明毛傳以類訓善集傳從之亦非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

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本韻。興也。下同。○鳧鷖在

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

燕飲福祿來為本韻。○鳧鷖在清公尸來燕來

處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本韻。○鳧鷖在淶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

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本韻。○鳧鷖在壺

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

飲無有後艱本韻。

序謂守成泛混鄭氏于上章下曰祭祀既

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

燕也此說可為詩旨而集傳本之因謂祭

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然又有誤孔氏曰

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

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

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于

大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燕

飲是釋祭之事疏語分別明了惜乎其未閱耳

一章嚴氏曰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涇豐水自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文王居豐在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水之東則去涇近矣按此說則謂武王祭祀之詩唯首章涇是水名餘俱從涇上推說耳其云公尸者組紼以上第祀以天子之禮而不追王其尸服以先公之服故稱公與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左傳中嘉樂君子顯顯令德起二句無韻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本韻之賦也下同○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本韻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本韻○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本韻受祿無疆四方之綱本韻○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本韻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本韻

小序謂嘉成王想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二語耳然何自而嘉之義亦疎矣集傳謂

公尸之所以答鳧鷖又涉武斷何玄子謂
贊美武王之德祭武王之詩此出時藝作
中庸舜其大孝也與章以武並舜之習說
耳豈可用于此詩或是成王之朝而其所
用則不敢強解三章集傳云此與下章皆
稱願其子孫之辭絕不可解

假樂四章章六句此分章從舊本中庸

氏分爲六章章四句季明德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

揚爰方啟行本韻賦 ○篤公劉于胥思原

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極○有○致○能○亦○復○精○彩○

降在原本韻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本韻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

覲于京本韻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

時言言于時語語本韻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

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本韻乃造其曹執

豕于牢酌之用匏本韻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字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

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本韻徹田爲糧

度其夕陽幽居允荒韻本○篤公劉于豳斯館
 涉渭為亂取厲取鍛韻本止基迺理爰眾爰有
 夾其皇澗迺其過澗韻本止旅迺密芮鞠
 之韻本

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按詩無戒辭召康
 公亦未有据集傳漫從之何耶金仁山謂
 七月及篤公劉皆豳之遺詩其言曰篤公
 劉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亦然豈
 至周召之時而後有此哉且周詩固有追
 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為後人之作

生民之詩述后稷之事也而終之曰以迄
 于今縣之詩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
 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篤公劉之詩
 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
 上至天文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
 物圖畫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
 情狀物如此之詳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
 無一語追述之意吾是以知決為豳之舊
 詩也按此說深為有理然則此詩者固當
 日豳民咏公劉之舊詩而周召之徒傳之

以陳于嗣王與

章一毛傳云公劉居于郃而遭夏入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于豳焉非也不密以失官而犇于戎狄之間公劉為不密之孫乃自戎狄處遷非自郃遷也大王為狄人所侵遷岐山公劉自不安于戎狄之地而遷之非迫逐也故曰匪居匪康。章二舟毛傳謂帶或謂佩今未詳維玉及瑤言佩玉也鞞琫容刀言佩刀也鞞刀鞘也琫刀上玉飾秘刀下

玉飾小雅鞞琫有秘是也此但言琫不言秘容刀謂鞞之容此刀也毛傳謂下曰鞞混鞞為秘非是秘又與琕同非鞞也蓋誤以鞞作琕耳集傳解容刀為容飾之刀謬又上既解鞞為刀鞘又云或云容刀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琫為刀上玉飾何能容刀尤謬總于諸字之義全未清楚耳。章三百泉嚴氏曰泉水也今地理家言泉水所聚為得水也曹氏据杜佑云百泉在漢為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為百泉縣屬平涼

郡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何玄子曰
不窳窳于西戎其地卽今慶陽府是也有
不窳城又有不窳塚春秋時爲義渠戎國
厥後公劉往遷于豳蓋道慶陽經平涼而
後達于今西安府之邠州邠州乃涇流所
經而百泉則入于涇水自平涼而來者也
故詩人咏及之舊說但謂公劉自邠遷豳
而百泉遂茫然不知其處矣○章四何玄子
曰京卽上章京字人旣依乎此則宗廟之
禮亦依乎此矣故營建甫畢卽是舉遷廟

之禮踰動也濟濟言齊也筵几乃供神者
登謂登進神之衣服于坐也依神所依也
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正此詩義
此說可存乃造其曹至末言與群臣燕飲
之事殺豕酌匏禮簡不諱妙君之宗之謂
公劉以一身爲群臣之君宗也以異姓之
臣言稱君以同姓之臣言稱宗合上四之
字皆指羣臣言○章五單盡也謂三軍盡出
于是也古寓兵于農之義如此鄭氏謂單
爲無羨卒丁夫適滿三軍之數迂鑿未然

徹毛傳訓治按井田起于三代商人行助法公劉倣而行之故于此治田爲糧以爲國用助法一夫七十畝公劉想亦同不然爲商之臣敢變商之法乎其後周公增爲百畝之制因取此詩徹之一字以爲本朝變更之號焉總之商周皆有公田皆治公畢然後治私故孟子讀爾我公田之詩而謂雖周亦助也集傳曰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周之徹法自此始其說謬

也孟子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八家各自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百畝如今之當官事是也若謂通力而作計畝而分是八家合耕九百畝田均分其粟爲九處公取其一八家取其八則是八家皆公九百畝非皆私百畝矣更不分公事與私事矣不與孟子之文明相反乎而乃引孟子文于前何也且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旣無公私之分又何先後之別與如其

說九百畝之廣地安能一鼓而齊作其中
勤惰作止誰為之察多寡衡量誰為之分
適以長其爭端又安能相友助而親睦乎
必不可行也論語哀公問于有若章註亦
同其混謬如此餘詳論語通論○六章爰眾
爰有以下嚴氏曰其所續而來者愈多愈
有于是或有夾皇澗而在澗兩邊以居者
或有過澗而開門向水以居者既而來
止之旅日以益密皇澗過澗之旁不足以
容之于是又就芮水之外而居之沈無回

曰末章處新附民也新附之民公劉作館
以居之將治其宮室于是先涉渭水取厲
鍛既定其止居乃疆其田里其相率而來
者遂日眾而日有也舊作總其始終不勝
重複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饒餽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本韻○興也下同○洞酌彼行潦挹彼注
兹可以濯壘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本韻○洞酌
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

攸暨韻本

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未有以見其必然
大序謂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依倣左隱
三年周鄭交質中語益鄙淺

詩之取興多有微微相關者不必執泥求
之集傳曰言遠酌彼行潦挹之于彼而注
之于此尚可饒饒况豈弟之君子豈不為
民之父母乎只此意亦足或譏其以行潦
比君子為不倫取蘇氏之說曰流潦水之
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饒饒言物無

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
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或又曰雖行潦汙賤
之水苟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則遂可以
饒饒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
事上帝按此二說曲合興義未免迂滯人
必有喜其說者故詳焉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與上
叶阿以矢其音本韻也。○伴奭爾游矣優游爾
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韻本矣

也賦 ○爾土宇畝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百神爾主本韻也賦 ○爾受命長矣

第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

常本韻也賦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本韻也賦 ○頤頤印印如

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本韻也賦

也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

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本韻也賦 ○鳳

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本韻也賦 ○鳳凰鳴矣

而賦也

比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詩經通論 卷十四 大雅

于彼高岡梧桐生比。意。全。在。空。際。描。寫。此。奇。矣于彼朝陽木。韻。萃萃
萋萋離離喈喈本韻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
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

小序謂召康公戒成王未見其必然按書
立政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唯吉
士與此篇中語意相近則亦謂周公也或
引竹書紀年以為成王三十三年遊于卷
阿召康公從政附會此而云不足信大序
謂用賢求吉士無意義且亦只說得後半

詩經通論 卷十四
按此篇自七章至十章始言求賢用吉士之意首章至六章皆祝勸王之辭唯五章亦見用賢意然曰豈弟君子四方爲則則仍祝勸之辭也自鄭氏切合大序求賢之說以通篇皆作求賢解因以豈弟君子爲指賢者非矣豈弟君子從來指王不應此篇獨指賢者且如是則章章贊美賢臣豈對君賡歌之體况四方爲則四方爲綱豈贊臣語耶嚴氏更爲鑿說謂周公有明農之請將釋天下之重負以聽王之所自爲

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歷尙淺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咏欲以動悟成王因以每章豈弟君子鑿實爲指賢噫何其武斷也

二彌釋文益也彌爾性謂充足其性使無虧間也不可解作終命亦不可說入理障先公似指文武當曰先王抑亦可互稱與○七章集傳云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又云旣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皆是○九章

鳳凰之鳴在于高岡梧桐之生亦在高岡
適當朝陽而鳳凰棲止其上喻賢人適彙
集于朝宁之地誌一時之極盛也其意不
盡又于梧桐申之以葦葦萋萋鳳凰申之
以雛雛啾啾皆鏤空之筆不着色相斯爲
至文山向東爲朝陽向西爲夕陽詩意本
是高岡朝陽梧桐生其上而鳳凰棲于梧
桐之上鳴焉今鳳凰言高岡梧桐生朝陽
互見也解者不知見詩是鳳凰鳴高岡梧
桐生朝陽則鳳凰梧桐兩不相屬雖漫引

莊子鳳凰非梧桐不棲之言而究不知所
合一也于是鄭氏以鳳凰鳴高岡喻賢者
居高位則于梧桐更無着落只得以之喻
君且以朝陽爲溫仁之氣亦喻君德解者
至今從之豈不鑿而謬乎嚴氏則以爲喻
太平之時未見梧桐可喻太平也毛傳曰
梧桐不生山岡又必太平而後生朝陽幾曾見
梧桐不生山岡又必太平而後生朝陽且
其語持兩端亦模糊萋萋不特盛貌有棲
止之義○十章末章言王朝雖多吉士猶恐

野有遺賢欲王多盛其車馬以侍之也此
餘意集傳曰承上章之興也以上章為興
以此章為所興之事謬甚且上既以為比
矣此又以為興亦舛又以萃萃萋萋興君
子之車馬離離喈喈興眾多而閑習更不
可解不多貼矢詩言雖童稚亦知集傳云
意若曰是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
其多矣並不可解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

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僭不畏明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本韻也賦○賦○民亦勞止汔可

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詭隨以謹僭
叔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本韻○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

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本韻○民亦勞止汔可小

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本韻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無縱詭隨以謹繾。繾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韻本

小序謂召穆公刺厲王集傳謂乃同列相戒之辭亦是但云同列相戒稍寬泛今合兩家之說當云召穆公刺厲王用事小人以戒王也

章一開口說民勞便已淒楚汙可小康亦安于時運而不敢過望之辭曰可者又見唯此時為可他日恐將不及也亦危之之辭王所用之人必陰為詭隨以惑上意而實

為寇虐以害生民戒以無縱之而式遏之每章皆提唱此二句則其意最重乎此可知也各章上八句皆一意而以承接見變換唯末二句則每章各出一義此則正告之望之以遠大也。○章末二句姑誘之以勉其終也。○章末二句教之以近君子也。○章末二句深責之也。○章末二句繼繾字妙小人之固結其君君之留戀此小人被二字描摹殆盡末二句言王雖愛女而我用大諫之述作此詩之旨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
 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本韻賦
 也下○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本韻賦天之方蹶無
 然泄泄本韻賦辭之輯矣民之洽本韻賦矣辭之懌矣
 民之莫本韻賦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
 謀聽我囂囂我言唯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本韻賦○天之方虐無然詭詭老夫灌
 灌小子騫騫匪我言耄爾用憂詭多將熇熇
 不可救藥本韻賦○天之方濟無為夸毗威儀卒

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

蔑資曾莫惠我師本韻賦○天之牖民如堦如籟

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本韻賦無日益牖民孔易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本韻賦○价人維藩大師維

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本韻賦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本韻賦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本韻賦○敬天之怒無

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本韻賦昊天日明及

爾出王本韻賦昊天日旦及爾游衍本韻賦

小序謂凡伯刺厲王按厲王時唯召穆公

凡伯為老臣故分上篇為召穆公此篇為

凡伯亦臆度之見此蓋刺厲王用事小人而其旨歸于諫王也

章一下句用下民故上句用上帝以對之板

板似遼隔之意毛傳以板為反恐未然管

管似小智自用之意毛傳謂無所依繫亦

未然○二章辭輯四句正言告之承上章出

話不然之意來篇中正反間雜若無倫次

然正見意志迫切也○五章毛傳曰蔑無也

資財也故下接以莫惠我師甚明白易解

集傳曰資與咨同嗟歎聲也謬且上殿屎

既為呻吟此又為嗟歎乎○七章大宗君之

宗族也宗子適子也价人大師大邦大宗

宗子此五者也懷德維寧空說一句借以

聯絡上下足成六句耳集傳曰言是六者

皆君子之所恃以安大有語病○八章昊天

曰明四句言天人相接處甚嚴而精

板八章章八句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二

字韻而音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也本韻○賦○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二起

句無本。二。句。在。何。作。四。句。以。曾。是。字。弄。姿。態。曾是彊禦曾是在位曾是在

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韻本○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

內韻本侯作侯祝靡屈靡究韻本○文王曰咨咨

女殷商女包然于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

德時無背無側韻本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韻本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泯爾以酒不義

從式韻叶既愆爾止靡明靡晦韻本式號式呼俾

書作夜韻本○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螭如蟻

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爨于中

國覃及鬼方韻本○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

帝不時殷不用舊韻本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韻本○文王曰咨咨女殷

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韻本

小序謂召穆公傷周室大壞嚴氏曰臣子

作詩皆發于憂國之忠欲以感悟其君雖

敝壞已極猶幾其改圖君臣之義無所逃

于天地之間也此詩託言文王歎商特借

秦為喻耳或謂傷者傷嗟而已非諫刺之

比如此殆類後世詞人弔古之作非當時
臣子惓惓之義也大序謂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蘇氏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之蕩
蕩上帝也序以為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則非詩之意矣

一孔氏曰以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
不然者見實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
文王以起發其意也此說得之天生烝民
以下謂天之生民其命難信無不有初而
鮮克有終者初謂文王也終謂厲王也此

于詩意為近集傳謂人降命之初皆善而
少能以善道自終似迂○二章作文王咨殷
商之辭猶後世指時事作詩而題為咏史
也曾是字怪之之辭如見○三章時無背無
側以無陪無卿何玄子曰反面為背不正
為側俱非佳字皆指小人之歛怨言也舊
說以背為前後左右之稱背可謂之前乎
其不該明矣漢書五行志曰詩云爾德不
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無背無仄言
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亡功者

受賞有罪者不殺顏註云言不別善惡有
逆背傾仄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
也按班顏之解已得詩意但背側陪卿四
字俱就小人身上說無背無側者彼實背
側不知其為背側故明有而謂之無也無
陪無卿者不知其不堪為陪卿而漫以之
為陪卿故雖有而猶之無也○五毛稚黃
曰俾晝作夜不曰俾夜作晝造語妙甚此
與綢直如髮同非倒句也乃倒意也○七
雖無老成人二句雖指紂時言意實作者

自謂○八揭起也撥開也大樹遭仆拔而
揭起之時其枝葉儼然尙未有害也而其
本實先已撥開于土矣言本實既無土滋
而枝葉必隨之以敝壞也鄭氏訓揭為蹶
撥為絕未然

蕩八章章八句

雙流謝祿均校

自貶○凡出巖開出大樹叢小對而

詩經通論卷十五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大雅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實○理○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韻本

○賦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韻本

四國順韻本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

維民之則韻本○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韻本

覆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韻本

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韻本○肆皇天弗尚如
彼泉流無淪胥以亡韻本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本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
用邊蠻方韻本○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
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韻本也○無易由
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韻本矣無言
不讎無德不報韻本惠于朋友庶民小子韻本
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韻本○視爾友君子輯柔
爾顏不遐有愆韻本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無日不顯莫予云觀韻本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射韻本思○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
止不愆于儀韻本不僭不賊鮮不為則韻本投我
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韻本○荏
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惟德之基韻本其
唯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通韻其維愚人
覆謂我僭民各有心韻本○於乎小子未知臧
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韻本民之靡盬誰夙知而
莫成韻本○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

心慘慘詢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韻本○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韻本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

大棘韻本

此刺厲王之詩不知何人所作也

按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矣猶箴儆于國曰白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韋

昭曰懿大雅抑之篇也懿讀為抑序謂亦以自警與韋說同然又以詩中實多刺厲王之辭則先之曰衛武公刺厲王今按以此詩當懿戒其不可信者有五詩賓之初筵及假樂篇皆有威儀抑抑之文與此抑抑威儀同未嘗有以抑為懿之說而他詩用懿字如好是懿德懿厥哲婦亦未嘗有作為抑也抑抑毛傳訓密也若懿自訓美義不相同惟其嚴密故曰德隅內嚴密則外見廉隅也若作懿則為美威儀句既

淺俚且下句義亦不貫豈可以音之偶近而遂不別其義乎一也楚語云懿戒今篇中無戒字亦不合二也篇中句句刺王無一語自警如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聽用我謀庶無大悔等語決非自警之辭若夫切于王之尤著者如曰四方其訓之四國順之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罔敷求先王克恭明刑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回遘其德俾民大棘等語皆是固不待識者而知之矣詩中既皆刺王非自警楚語何以反言自警而不言刺王乎則可知楚語所指非抑詩明矣四也若爲衛武公自警之詩何以不入衛風併不入小雅而入大雅乎必不可通五也如是則安得以抑詩當武公之懿戒哉作序者見相傳說楚語如此而詩則實爲刺王之辭于是立兩歧之地而曰衛武公刺厲王又曰亦以自警也其

謬有三夫人刺王則刺王自警則自警未
有兩事夾雜可爲文者自警既使人誦而
聽然則聽刺王之義何居刺王期王改悟
然則自警爲侯事與王事又不相涉也若
然何難作刺王一篇自警一篇而必以兩
事夾雜爲一篇此必無之理一也孔氏曰
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
武公時爲諸侯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
事善惡無豫于物不應作詩刺王此實錄
也或曲說謂追刺何以云其則武公無刺
在于今聽用我謀等語乎

厲王之事甚明二也詩中毛傳鄭箋句句
皆言刺厲王無一語及于武公與自警意
毛在序前固無此說鄭亦不依序此明明
可見者奈何自序出而舉世皆以爲武公
作乎三也如是則序說尙可用乎否乎尤
可異者朱氏之辨序曰此詩之序有得有
失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
自警者得之也雖非武公刺厲王然實爲
刺厲王乃反以爲失若武公自警則絕無
此意乃反以爲得是非顛倒黑白錯互可

笑殊甚此本不必多辨但恐人或惑其說故略舉而辨之其曰自警之所以為德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按此非國語左史之言乃韋昭之言也又曰詩曰謹爾侯度二也按鄭氏解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曰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為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義自如此試平心讀之可見何嘗是使人告己之說乎又曰曰喪厥國三也鄭

氏解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王且國乃天下之通稱節南山詩云國既卒斬亦侯國乎又曰亦聿既耄四也嗟嗟文義之不通而尚云通經學乎上章曰亦既抱子此云亦聿既耄承上章而言方抱子時忽然耄矣凡詩語一章深一層皆然也何為指其一處而言之乎既耄為指其年九十五既抱子則在壯年將作何解又曰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按淇澳所美賓筵所悔與此皆無涉賓筵悔

言經通論 卷十五
飲酒此詩刺王荒湛于酒豈以酒字偶同而遂謂之相表裏乎又曰既有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意明予謂必去其序之失而後此詩之意明其云取其得者正墮序之雲霧不淺耳

或妄從集傳者謂臣不可稱君爲小子是武公自謂按鄭氏以小子爲天子未除喪之稱此固近鑿若嚴氏曰舊說以小子爲斥王左傳襄四年魯人之歌云我君小子

是古人稱幼君爲小子武公時爲世子則不可斥王爲小子也然則此詩非武公爲世子作明矣何玄子曰又有引天保卷耳之詩謂古人亦爾其君嚴何二氏皆從序此爲辨駁之言今錄取之者以見宋明之儒亦多有主小子爲斥王者但其書不傳耳今試將十章十二章於乎小子下文平心讀去還是自警還是刺王必得其解不煩多說矣

一章靡哲不愚此一句古今通病猶俗云聰

言經通論 卷十五
明人慣作悖懂事是也。○韋民之靡盈誰
夙知而莫成蘇氏曰靡盈不足也人之才
性有所不足獨患不知苟其蚤知則蚤成
豈有蚤知而晚成之乎言王之不能有成
由不知也此解為順集傳曰人若不自盈
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蚤知而反晚成者
乎未允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上叶
轉轆韻不殄心憂本韻叶第倉兄填兮倬彼

昊天寧不我矜本韻也○四牡騤騤旗旐
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
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本韻也○國步蔑資
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本韻也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叶第至今為梗本韻也
○賦○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
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叶第
其第五句通韻孔棘我圍本韻也○為謀為誌亂况
斯削告爾憂恤海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其何能淑叶第載胥及溺本韻也○

如彼朔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叶第一并云

不逮韻本好是稼穡力民代食韻本稼穡維寶代

食維好韻本賦也。比。○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

此蠹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

旅力叶第三以念穹蒼賦本韻也。○維此惠君

民人所瞻韻本秉心宣猷考慎其相維彼不順

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賦本韻也。○瞻

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

有言進退維谷賦本韻也。○維此聖人瞻言百

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本韻也。○維此良人弗求弗廸維彼忍心是

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賦本韻也。○大風

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賦本韻也。比。○大風有隧貪人敗

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賦本韻也。比。○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

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賦本韻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

民之回遙職競用力賦本韻也。○民之未戾職

盜為寇涼日不可覆背善詈韻本雖日匪予既

言經通論
卷十五
九

作爾歌

本韻賦也

左傳文元年秦穆公引大風有隧篇稱爲

芮良夫之詩故小序謂芮伯刺厲王何玄
子曰篇中不敢斥言王而但斥當時執政
者信用非人貪利生事以致禍亂大抵爲
榮夷公輩發也

章一填填塞之意愴悵填塞于胸也○章二民

靡有黎猶周祿黎民靡有孑遺之意以八
字縮爲四字簡妙亦倒字句猶云黎民靡
有也○章三蔑資無所資賴也集傳以資作

咨非○五執熱執勞煩熱也逝往也謂執

勞煩熱之人誰能不往而洗濯其體乎逝

不以濯亦倒字句猶云不以逝濯也自來

解此皆以執熱爲執持熱物幾曾見人執

持熱物之後必濯以水乎餘詳孟子通論

引此詩下或亦知執熱爲執持熱物之非

孫文融解爲熱氣盈身如執之然鍾伯敬

解爲熱不可解何玄子解爲盛暑之時誰

能執守此熱以往而不思澣濯竟無一通

者○六好是稼穡諸句爲下章降此蝨賊

以害稼穡言也。○九維谷嚴氏曰言進退皆窮如陷山谷然毛傳直訓為窮未明。○十姪炳曰茶惟以苦名無毒孔氏曰茶苦葉毒螫蟲皆惡物本為二物集傳乃曰茶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茶毒其附會如此。○十一征以中垢謂行以中藏之汙穢也或謂小人以內汙之事誣君子非。○十二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根上文來謂聽彼之言則喜而對之誦古人之言以告之則昏昏如醉集傳曰王使貪人為政我以

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一字不可解。○十三覆背善詈背善即上章善背謂覆為背善且詈我也從來以善詈連言非雖曰匪予匪非也謂雖必以予言為非然不能自己既為爾作歌以冀爾之一悟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本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本韻○賦○旱既大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
 丁我躬臨字通韻○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
 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
 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韻本○旱
 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韻本○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
 為虐如暎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
 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韻本○旱既

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瘵我以旱僭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韻本○旱既大甚散無友紀
 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
 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韻本○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格無贏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仰
 昊天曷惠其寧韻本

此述宣王憂旱之詩小序謂仍叔美宣王
 未有考也

章一 棫樸篇以雲漢喻文章則曰為章此以
雲漢言旱則曰昭回○章七 散無友紀君以
臣為友今以旱故將離散無紀矣亦倒字
句謂友散無紀也集傳曰友紀猶言綱紀
未聞友之訓綱也鞠哉庶正疚哉冢宰此
兩句歎庶正冢宰也其趣馬也師氏也膳
夫也左右之臣也此諸臣者無人不肯周
救無以不能而遂止也周救只是各為救
旱之義非周給百姓也 上帝不弔 不救其
大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
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本韻

也下 ○ 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

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本韻登是南邦世

執其功○本韻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

以作爾庸○本韻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

御遷其私人○本韻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本韻有
俶其城寢廟既成○本韻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
牡躑躑鉤膺濯濯○本韻王遣申伯路車乘馬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本韻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韻本○申伯信邁王餞于

鄘申伯還南謝于誠歸韻本王命召伯徹申伯

土疆以峙其糗式遒其行韻本○申伯番番既

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韻本戎有良翰不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韻本○申伯

之德柔嘉且直採此萬邦聞于四國韻本吉甫

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此尹吉甫所作詩已言之矣小序謂美宣

王集傳謂王之元舅出封于謝而尹吉甫

作詩以送之集傳較是或駁之以為如朋

友送行之詩不當列于大雅非也王之元
舅出封于謝何等大事贈送之篇可無錄

耶

章甫舊皆謂甫侯嚴氏則以為仲山甫曰

舊說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嶽神福興

其子孫則執著于嶽降之文以辭害義矣

此詩言嶽降猶烝民言天生仲山甫耳當

時仲山甫為相申伯亞于山甫借山甫以

大申伯也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

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

言系通言 卷一五
或者疑甫為字申為國則名稱不類故以申甫皆為國不知古人文辭難以例拘舜典稱契稷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絳以封邑灌以姓皆不類也此說似是何玄子為之覈實曰或謂吉甫既為作詩之人二甫字同必無自贊之理然烝民之詩美仲山甫篇中亦明著為吉甫所作則此詩以申甫並言乃似統為二詩發端亦可以見甫之為仲山甫又斷斷無疑也並存之此與下篇皆吉甫所作理明詞順俊快自

得與柔柔雲漢之古拗稱不類宣王與厲王時文章風氣已有升降如此此雅也而曰其風肆好則知凡詩皆可稱風第雅頌可稱風風不可稱雅頌耳

崧高八章章八句

○二○百○篇○賦○理○如○此○在○王○之○世○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韻本
天監有周昭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韻本
○賦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字叶韻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首二句無韻續戎祖考王躬是保本韻出納王命王

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本韻○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本韻之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本韻○人

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本韻○人

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

補之本韻○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

每懷靡及本韻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

甫城彼東方本韻○四牡騤騤八鸞階階仲山

甫徂齊式邁其歸本韻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通韻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

詩美之集傳謂作詩送之按美與送所爭

亦無多郝仲興俊序必謂美宣王駁集傳

謂僚友相送非闕獻納何登于雅真腐儒

之見詩末句明言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並不及美宣王之意何緣不讀詩乎

章一子向有庸言錄中一則論釋經之義今

錄于此曰孟子引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孔子之釋詩也天生烝民句可不用釋有物有則句上用一故字便見頂上文來中加一必字便見二有字是側落非平對民之秉彝下加一也字好是懿德上加一故字便使二句有磁引針珀吸草之妙而秉彝懿德諸板實字亦復點睛欲飛計本文十六字釋之亦十六字而惟用

四虛字餘俱本字後人解一兩句有用數十百字尙未如此明晰者真可愧死况乎猶有誤解者哉○四章肅肅王命二句承上章出納王命而言邦國若否二句承上章賦政于外而言

烝民八章章八句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韻本夙夜匪懈虔共爾位韻本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韻本○賦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

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簟茀
 錯衡韻本玄衮赤舄韻本鉤膺鏤錫鞞鞞淺幪絳革
 金厄韻本○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
 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
 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
 胥韻本○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
 迎止于蹇父之里韻本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
 其光韻本諸娣從之韻本祈如雲韓侯顧之爛其
 盈門韻本○蹇父孔嘉韻本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
 莫如韓樂韻本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鱉甫甫

麇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
 姑燕譽韻本○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
 命因時百蠻韻本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
 國韻本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韻本獻其貄
 皮赤豹黃羆韻本

小序謂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集
 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
 作此以送之按序但謂宣王涉泛且謂能
 錫命諸侯按錫命之語已見于詩不必更
 標舉為宣王誇大也惟謂尹吉甫作筆意

言經通論 卷十五
差近但未見其必然集傳駁其未有据然則亦非全無据耳

此韓侯初立入覲宣王遣其歸國顯父餞之詩人美之之作

一章封韓侯從韓地言起言韓地從梁山言起言梁山歸功于禹甸起法律森然亦倣信南山篇起法也毛傳曰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以宣王配禹如此說詩固矣嚴氏則是毛傳而惟以孔疏美韓侯復禹之功語爲非亦固傳箋及疏之

失可勝駁耶王親命之以下命辭也不庭

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本此常武徐方來

庭來庭不庭之反戎汝也○三章屠杜古通

用晉有杜蒯亦作屠蒯漢志註云古杜伯

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

十里○四章汾王之甥指韓媾或謂指蹶父

大謬然則蹶父之父固尙帝女也韓侯顧

之爛其盈門韓侯之門也此言御車入門

時詩由親迎言起以至于歸首尾周匝而

不言若何于歸但從韓侯顧之上見筆意

在隱躍之間殊妙予方賞之適閱嚴氏曰其妻出于蹶父之門韓侯回顧而視之回增笑字可見其鮮明粲爛盈滿于蹶父之門也唯恐人不知然使詩只有親迎脫卻于歸一節不覺索然○五章為擇婿而言靡國不到此詩人襯貼之辭不必實然○六集傳曰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按韓為燕之屬國召公統之故命以築韓非以其為司空也然則召伯山甫亦司空耶

詩中宣王册命韓侯韓侯入覲天子韓侯取天子甥女為國戚皆絕大事如此詩不入大雅而必標曰美宣王然後入大雅耶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韻本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韻本○賦也○江漢湯湯武夫泱泱經營四方告韻本成于王韻本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韻本心載寧韻本○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韻本徹我疆土韻本匪疚匪棘王國來極韻本于疆于

理至于南海韻本○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

受命召公維翰韻本無日子小子召公是似肇

敏戎公尼錫爾起下章韻本○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起二句無韻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

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命字通韻本○虎拜

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韻本矢其文德洽此四國韻本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詩人美之之作按

此篇平淮夷下篇平徐國亦夷也據詩所

稱為說自允集傳必以此篇為平淮南之

夷下篇為平淮北之夷雖徐本近淮然如

其說則二篇人但知有淮而不知有徐矣

所以來後人之指摘也鄒肇敏曰江漢明

言伐淮夷常武明言征徐國何必取南北

為日常武云淮浦淮濱指所經歷之地未

嘗指淮夷也

劉汝楨曰宣王淮上之役武功告成也蓋

六月北伐首事四夷采芑之南征次之故

曰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此其證也蠻荆既

平乃伐淮夷故常武江漢二篇一是自將

言雅通論 卷十五
三
伐徐一是命將伐淮二師想一時並發王則將本國之六師而穆公則徵兵江漢以行者也何也夷在淮之南北勢相犄角假令穆公先平淮則還兵北伐亦易耳何必侈言于王之親行假令王既北伐定徐則淮夷之膽已破穆公此行如發蒙耳何必張大其功而寵異若此哉故伐淮伐徐以兩詩考之知其必並發也此說可存
五章文人自指文王毛傳但訓爲文德之人非集傳曰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也謂文

王也爲說雜而複亦非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

我六師以修我戎戎叶韻既敬既戒惠此南

國本韻○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

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

處三事就緒本韻○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

保作本韻匪紹匪遊徐方釋騷本韻震驚徐方如

雷如霆徐方震驚本韻○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進厥虎臣闚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

彼淮浦王師之所韻本○王旅暉暉如飛如翰

如江如漢韻本如山之苞如川之流韻本緜緜翼翼

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韻本○王猶允塞徐方

既來韻本徐方既同天子之功韻本四方既平徐

方來庭韻本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韻本

小序謂召穆公美宣王此臆說大序謂有

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按此尤屬影

響之論詩起句無常武字必因其赫赫明

明皆為雙字故不可用名為常武耳武字

是已常字作者之意則不可知大序因謂

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按詩中極

誇美王之武功無戒其黷武意毛鄭亦無

戒王之說然則作序者其為腐儒之見明

矣集傳于末章云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

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

也又其言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

其篇集傳謂詩人作此此又蓋有二義有

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

以有美而有戒也故予謂佞序者莫若朱

也蓋喜其同為腐儒之見耳或依集傳之

歸是所以戒之按詩以王曰還歸收束正見其首尾完善處乃以為戒辭非夏虫之將安之尤可笑已

此宣王自將以伐徐夷命皇父統六軍以平之詩人美之作此詩餘說見上篇

二章三事毛傳謂為之立三有事之臣按此即書立政篇作三事及詩十月篇擇三有事

兩無正篇三事大夫也謂分主六軍之三事大夫無一不盡職以就緒也鄭氏謂

三農之事謬○章鋪布也敦頓也布頓兵于淮水之濱截絕也截彼淮浦絕斷其出

入之意○五章縣縣不斷也翼翼不單也不測不厭詐也不克陣堅也濯征有洗濯其腥穢之意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

靡有定士民其瘵蝨賊蝨疾靡有夷屆本韻罪

罟不收靡有夷瘳本韻○人有土田女

反有之人有民人叶上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二罪女覆說本韻之○哲

夫成城哲婦傾城二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韻本亂匪降自天生自婦

人韻本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韻本○鞠人伎忒譖

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

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韻本○天何以刺何

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

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韻本○天之降罔維

其優矣人之云亡韻本心之憂矣韻本天之

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韻本○感

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韻本寧自今韻本矣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韻本無不克鞏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韻本

此刺幽王寵褒妲致亂之詩小序謂凡伯

作未見其然集傳謂刺幽王嬖褒妲任奄

人以致亂之詩以詩中有寺字故為此說

按褒妲實有其人實由以致亂寺則史無

其文詩以婦寺連言者大抵內有女寵寺

人密邇自必因緣為奸不過帶言之非所

重也今實以奄人與褒妲並舉為言然則

何人乎周以前未聞有寺人之禍自秦皇

用趙高始有之詩人因婦而及寺亦可謂

有先見之明矣集傳又于三章下引歐陽
公嘗言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尤為深
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按此自論後世事
與詩旨無涉皆題外閒文且以客為主尤
無謂

三章長舌猶言長于舌指其善為譖言故下
曰譖始竟背非謂多言也譖言豈必在多
乎此正指譖申后廢太子事故曰維厲之
階匪教匪誨謂不待教誨而能為譖亂者
惟婦與寺集傳毫不明○四章君子指有位

者卿大夫不當識商賈之行也○五章天何

以刺何神不富鄭氏曰王之為政既無過

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

而有災害也較集傳為明人之云亡必有

所指謂賢臣或死或去者今不可知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

居圉卒荒本韻也○天降罪罟本韻也蠹賊內訌昏

桷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本韻也○臯

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

位孔貶本韻也○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

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本韻與茂維昔
中多以長句見能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句彼疏斯
 穉胡不自替職兄斯引韻引叶韻餘本池之
 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中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頻通韻餘本韻昔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
 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存舊本韻
 也

此刺幽王之詩集傳謂刺幽王任用小人
 按此詩仍指褒姒爲主蠹賊指褒姒也故

日內訂謂任用小人涉泛無著落毛傳作
 章二蠹賊內訂指褒姒訂說文韻也非傳作
 何玄子曰司馬氏曰師多則人譴蓋謂以
 言相惑亂也昏極指內小臣奄人因緣爲
 奸者章四潰茂及潰止之潰皆訓散亂義
 曹氏曰草散亂則茂盛故歲旱無雨澤則
 草不潰茂舊以上潰字訓遂下潰字訓亂
 非矣

召旻七章五章章五句二章章七句舊

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今正之蘇氏
日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

之召曼以別
小曼而已

故不謂其善也
 曹氏曰章句
 被其
 言其
 所支平曰曰
 直流
 曰內
 雙流謝祿均校

